



# 歲月有痕

刘明◎著

以一颗慈悲之心作文  
以一种大爱之情做人  
『全球十大责任湘商』、作家刘明  
以灵魂执笔

书写爱与希望

知名作家余艳  
陆德琮  
魏剑美倾情推荐

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

中国

# 感月有痕

刘明◎著

以一颗慈悲之心作文  
以一种大爱之情做人  
『全球十大责任湘商』、作家刘明  
以灵魂执笔  
书写爱与希望

知名作家余 艳

陆德琮

魏剑美倾情推荐

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岁月有痕 / 刘明著. -- 北京 :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,  
2017.2

ISBN 978-7-5043-7876-7

I. ①岁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报告文学-作品集-中国-  
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38826 号

岁月有痕

刘明 著

---

责任编辑 陈宪芝

封面设计 力宝工作室

责任校对 程一文

---

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

电 话 010-86093580 010-86093583

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

邮政编码 100045

网 址 www.crtv.com.cn

电子信箱 crt8@sina.com

---

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湖南鑫成印刷有限公司

---

开 本 172 毫米×240 毫米 1/16

字 数 170(千)字

印 张 9.5

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书 号 ISBN 978-7-5043-7876-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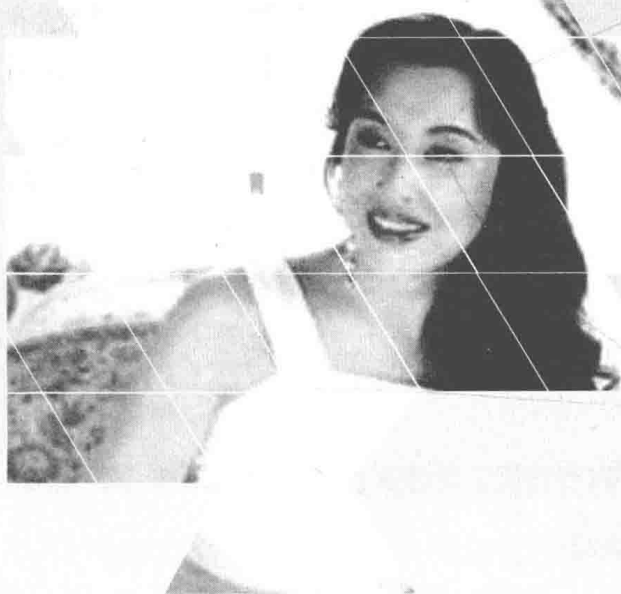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 30.00 元

---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# 目CONTENTS 录

- 001 | 不留隐私:中国首例变性人对本刊的完全倾诉
- 015 | 湘雅璀璨星:走在神经病学学科前沿的人
- 025 | 药海未殇 情满时光
- 083 | 手术尖兵韩国兴
- 089 | 让生命最后一次亮丽
- 095 | 一位女功臣的追求
- 100 | 癌友今日可安康
- 112 | 扶贫赤子
- 121 | 迷人的绿
- 133 | 枝繁叶茂仍有节 入凌云处尚虚心
- 142 | “毛纺精神”神在哪里?



# 1 ▶

**不留隐私：  
中国首例变性人对本刊的完全倾诉**

2003年3月24日,中国首例变性人张克莎来到了本刊编辑部,就一些敏感话题与本刊记者做了坦诚的交流:

● “第一次”,虽然没有处女膜,但也有流血呀。心理的感受多于肉体的感受,肉体的感受是痛,因为我出院才半年,心理的感受是喜悦的,因为我做了真正的女人。

● 我在香港的夜总会坐台,只是为了更深切地体验一种做女人的感觉!从男人们的眼神和言语中,我感受到了做女人的一种魅力,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感。

- 身为变性人的我闹过婚外情,“第三者”是香港政府部门的公务员。
- 我的丈夫至死都不知道我变性的事,我为此感到惭愧。
- 在台湾高雄,我参加选美,进入了总决赛。被誉为“台湾的宫雪花”。
- 如果未来几年无子宫怀孕成为可能,我会体验一下生孩子的感受。

2003年春节前夕,国内首例变性人张克莎结束十多年“东躲西藏”的漂泊生活,从台湾回到了老家长沙。在这里,她迎来了她的特殊生日——变性20周年纪念日。

作为一名特殊女性,张克莎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的人间冷暖和世态炎凉,有过不堪回首的初恋,有过温馨、持久的婚姻,也曾遭遇刻骨铭心的婚外情。尝尽变性带来的欢乐和痛苦,她终于炼就了一颗平常女人心。

### ► 一生的渴望：“我要做女人！” ◀

张克莎原名张克沙,1962年出生在大连一个高干家庭,后随父母定居湖南长沙。不知是因为“家庭的原因”还是“基因作怪”,在家排行老七的他从小学到中学,都是穿姐姐穿过的衣服,是大人公认的“女孩子”。上小学一年级排座位时,他就很想和女孩子坐在一起。因为那时他就认为自己是个女孩,是个和别的女孩有一点不同的女孩。升入长沙市第27中学高中部后,16岁身高就有1.76米的他更喜欢女性打扮。他苗条的身材、白皙的皮肤、细婉的语调俨然一个大姑娘,老师关切地劝他:“你要不要去检查一下身体,是不是有毛病?”这时,他第一次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,继而出现低血压、低血糖现象,经常晕倒,不得不在高二时休学。

在休学的日子里,张克莎陪父亲去解放军163医院休养。那时,他认识了

强哥，强哥也是陪他父亲从外地到 163 医院休养的。他从强哥那儿第一次知道可以通过手术实现做女人的心愿。

“做手术一定要很多钱吧？到哪里去找那么多钱呢？”这是回旋在他脑子里的念头。想来想去，他天真地想到了部队——“到部队去，我是你部队的人了，就不怕你不给我做手术。”

于是，他咬咬牙，剪掉飘逸的秀发，穿上父亲的旧军装，于 1979 年 12 月来到广州军区总医院，通过相关手续，成了一名部队炊事员。草绿色的军装没能让他找到做男人的自信，他的女人梦反而越来越强烈，越来越执著。他请医院的小护士偷偷给自己注射女性荷尔蒙，悄悄塑造梦想中的女儿身，以期引起部队首长的重视，获得“免费手术”的机会。

一天，一位姓王的医生找到他：“小张，我知道你想做女人，也知道你在用药，但那药太厉害了，对身体没好处，我给你打点温和一点的吧。”王医生的针打了没多久，张克莎发现自己身上奇迹地长出了轻微的胡须和臂毛。他惶恐地去质问王医生。当从王医生那儿知道她也是出于无奈——接受领导安排悄悄注射的“男性激素”时，他痛苦不已，任性地说：“我不管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，我要做女人！我就要做女人！”

面对他的“反抗”，部队领导请来了他的家长，提出了两种选择：“要么你们把他领回去，要么你们动员他在部队接受雄性激素的治疗。”母亲急了，跑到中山医科大学去咨询，得到的答复是：“如果他不能做女人，结果可能只有两种——一是疯掉，二是自杀。”



## ▶ 几度风霜,我在变性术后选择出逃 ◀

1982年4月,张克莎“军中悄变女儿身”的梦破灭,被父母领回了长沙。然而,当他以女性身份重新申报户口时,却遇到了麻烦。当时,易性癖患者被人们当成精神不正常的人。户口没上成,工作落了空,连当时城里人赖以生存的粮票、布票等票证也不能配给。为了生计,为了实现女儿身的梦想,他于当年5月到东莞一家港商办的玩具厂当“打工妹”。

因为不知底细,外表天生丽质的“她”很快成了一枝引人注目的“厂花”,一些男人明里暗里倾慕、追求“她”。其中就有他的老板——50多岁的离异男子赵先生。面对一些英俊小伙们的示爱,张克莎有时也春心萌动,但从不敢越雷池半步。他知道自己女人打扮迟早会露馅。生理性别与心理性别错位的痛苦与日俱增。

一篇介绍易性癖的医学文章改变了张克莎的命运。他看到文章的当天就给作者——北京某大学医学专家阮芳赋写信,倾诉自己内心的痛苦。不久,阮教授回了信。在信里,他提到了手术治疗易性癖的办法。张克莎喜出望外,几次咨询后,他毫不犹豫地决定通过手术实现自己的女人梦。当时,国内还没有一例真正意义上的变性手术。

1983年1月10日,是张克莎第二次生命的诞生之日。这一天,在履行了严格的手续之后,他终于被推进了北京医科大学(现在的北京大学医学部)第

三附属医院手术室。经精神科专家杨华渝教授出具诊断书,著名外科专家王大玫教授主刀,中国首例变性手术悄悄完成。医院和参与治疗的医生一直为张克莎严格保密,直到14年后,杨华渝教授才在南方一家杂志上撰文透露:“中国首例变性人是Z(张的第一个拼音字母)小姐。”

全身麻醉醒来后,下体的疼痛抑制不住张克莎内心的欣喜。她从此告别男儿身,成了一名“货真价实”的女人。当年,她拿着医院出具的身份证明,回到长沙顺利地改了性别,上了户口,并被分配在当地一家商场当售货员。父亲还特意为这个“新生女儿”取了一个女性名字:“张克莎”。这一年她刚满20岁,身材高挑,楚楚动人。仿佛人生美景将从此在她面前铺开,她欣喜若狂。但她做梦也不会料到,痛苦会接踵而来。

尽管严格保密,张克莎变性的消息还是被知情人透露了出去。很快,她的工作场所成了“展览馆”,几乎每天都有人来看“稀奇”,人多的时候,柜台周围被挤得水泄不通。下班回家的路上,她也经常被人堵截,被迫回答一些令人难堪的问题。

就在她无处藏身之时,一个叫陈平的小伙子走进了她的生活。讲到陈平,张克莎至今仍有少许的激动:“他第一次和我的同学到我家来玩,突然停电了。我的同学出去看为什么停电时,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说‘张小七,你真的好漂亮!你做我的女朋友好不好?’奇怪的是,他一说完,灯就亮了。”

从此,他每天扮演护花使者,护送她回家,挡开了一次次非善意的纠缠。在他的怜香惜玉之下,张克莎总算有了一片遮阳挡风的绿荫,感激之情渐渐上升为对男性的依恋。1983年早秋,她把女人珍贵的“第一次”给了他。谈到“第一次”,张克莎右手扶了扶架在黑色鸭舌帽上的银色墨镜,坦然地说:“虽然没有处女膜,但也有流血呀。心理的感受多于肉体的感受,肉体的感受是痛,因为我

出院才半年,心理的感受是喜悦的,因为我做了真正的女人。”

现代医学给了张克莎女人身,却无法赋予她生育能力。陈平是父母唯一的男孩,他们绝不会容许他“断子绝孙”。但他把父母的劝阻当成了耳边风,仍然偷偷和张克莎来往,甚至提出和她一道私奔。

一边是天下父母心,一边是恋人难舍情,张克莎经过几夜痛苦的失眠之后,最终选择了“逃亡”。1984年夏天,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,她在给陈平留下了一封告别信后,乘上南下的火车,悄悄离开了她的伤心之地——长沙。

## ▶ 初恋的创伤,被丈夫宽厚的爱抚平 ◀

东莞的阳光比长沙更为炽热,但张克莎一下火车就一身轻快了。

当年她的老板——赵先生已等候多时,见到远道而来的张克莎,他兴奋得像个年轻人。赵先生是正在内地办厂的香港企业家,虽然年逾五十,但仍显得颇有气质。离异二十多年的他早就想在内地找一个红颜知己,相伴到老。张克莎术前在他的工厂打工几个月,他像父亲一样关照过她,并委婉地向她表示过爱意。虽然遭到了拒绝,但他仍然一往情深:“如果在内地不好呆了,你随时可以回来,我们欢迎你!”

在一脸宽厚的赵先生面前,自觉已走投无路的张克莎忍不住流下了委屈的眼泪:“我答应和你结婚,你把我带到香港去,好吗?”但她犹豫再三,仍然没有勇气向赵先生坦露真相。当时,她只幻想着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平平安安过

日子。

喜出望外的赵先生来不及深究，便一口允诺，随后又郑重其事地说：“这是你的终身大事，你还是回家征得父母同意后再作决定吧。至于我，绝对没问题！”

听到女儿对自己婚事的打算，曾因“海外关系”受牵累的父亲皱起了眉头：“莎莎，其他先不说。你想过没有，我们这种家庭再沾上海外关系，不妥啊！”

张克莎一脸嗔怪：“赵先生算是个爱国企业家，人也不错，和他结婚，然后到香港定居，我再也不用为自己的身世担惊受怕了。”

拗不过孩子的倔强，父亲最后同意他们的婚事，但条件是她必须先把户口从家里迁出去。

1984年9月，张克莎与赵先生携手走上了红地毯。婚礼安排在长沙一家宾馆举行。那天上午，前往火车站接新郎的专车即将出发，一直未露面的父亲走出房间：“你们把赵先生接到家里来吧！”张克莎感激地叫了一声“爸爸”。她深知父亲是为了女儿才做这样的选择。婚礼结束后，年迈的父亲又把女儿单独叫到身边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既然你选择了赵先生，不管将来发生了什么事，你都不要嫌弃他，更不要抛弃他！”

父亲的话让她的心头忽然沉甸甸的，她知道自己并不爱整整比自己大32岁的赵先生，但为了生存，为了自己的女人梦，她没有其他的选择。在初秋月光下，她暗暗祈求：但愿一切都会好起来！

新婚之夜平安度过，亲友们担心的不愉快的事没有发生。

婚后，赵先生把她当宝贝呵护。每天，他亲自下厨做饭菜。为了照顾她的口味，很少吃辣的他也跟着吃辣菜，几年后竟成了一个“不怕辣”。因为年龄相差太大，两口子走在大街上，一些不知内情的人往往以为是父女。怕年轻的妻子

难堪,他每次都大大咧咧地一口承认。有趣的是,张克莎有时干脆就叫丈夫“老爸”。后来慢慢习惯了,在家里,她也这样亲昵地称呼他。

家庭的温馨和宁静让张克莎获得了久违的安全感,初恋留下的心灵创伤也渐渐被丈夫宽厚的爱抚平。她把家当作自己的心灵归宿,在那里度过了几年安宁的生活,直到遭遇那场刻骨铭心的婚外恋。

### ▶ 遭遇激情,她愧疚地回到自己的家 ◀

1987年,张克莎随丈夫正式定居香港。在内地独立惯了的她不愿做专职太太。她说服丈夫,首先应聘到一家时装公司当模特,正当她走红的时候,妈妈告诫她:“你出去不就是想过一种安静的生活吗?你这么张扬,别人知道了不好。”接到母亲的电话没多久,一个偶然的会使她走进了夜总会坐台小姐的行列。谈到这里,坐在本刊记者办公桌对面的张克莎用左手摸了摸右手的手表,非常认真地说:“在夜总会,有很多客人要我做他们的情人,做他们的老婆,或者花高价去开房。从他们的眼神和言语中,我感受到了做女人的魅力,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感。我离开那里,是想到家里人可能会误会,怕给高干家庭丢脸。”她将戴着紫色手镯的左手轻轻扬了扬,强调道:“尽管那里灯红酒绿,但我做人是绝对有原则的,在夜总会,我只是为了更深切地体验一种做女人的感觉!”

每天看她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很晚回家,赵先生总要数落她几句:“你这

是何苦呢？我又不指望你挣钱！”

可张克莎很早就梦想做一个成功的职业女性。为了在丈夫面前争一口气，她几乎全身心地扑在了后来的保险销售上。由于勤奋，加上特有的女性魅力，她的业绩连连递升，一年得大奖（百万圆桌会员：全世界保险业通用的高荣誉奖），两年后就由一个普通推销员提升为主任，第三年就被提拔为经理。有了一份不菲的薪水，她不再需要丈夫来供养了，更重要的是，她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和自信。

然而，所有这一切很快被一场险恶摧毁殆尽。

1990年上半年的某一天，张克莎与一个自称陈红利的长沙老乡不期而遇。一年后，这个女人忽然给她打来电话，说自己遇到困难，急需一笔钱。不好损老乡的面子，张克莎满口应允。此后，陈红利又几次开口“借钱”。一次，张克莎正欲婉言拒绝，没想到她脸色一变，阴狠的说：“大家出来混都不容易。我了解你的一切，你过去那些事，我还为你保着密呢！”

张克莎一下子懵了。当年站柜台时的一幕幕难堪的场景又在眼前浮现。如果自己身世暴露，好不容易拼来的家庭、事业都可能付诸东流，更有可能伤及丈夫和另一个自己深爱的男人——阿山。

张克莎是在一个朋友聚会上认识阿山的。阿山是香港政府部门的公务员，长相英俊，气质不凡。两个人几乎同时坠入爱河，难以自拔。这是张克莎有生以来第一次全身心去爱一个男人。瞒着已婚历史的她越陷越深，甚至忘记了自己的身世和身份。而阿山对张克莎也情有独钟，很快与她谈婚论嫁。家中只有一子的阿山父母催促他们早日结婚，盼望早抱孙子……

张克莎又一次陷入痛苦的漩涡之中：想维持甜蜜的婚外情，又无法忍受良心谴责和他人的敲诈。于是，她故意找茬和阿山吵架，“一气之下”提出分手，各

奔东西。但每次分手后,她又恋恋不舍,心如刀割。把钱付给敲诈者后,她便打电话叫来阿山,两人重归于好……那个老乡似乎摸透了张克莎的心思,“借”钱越来越多,越来越频繁。总共“借”出近30万元后,张克莎已实在难以为继了。

1994年秋天,刚刚与阿山分手的她大病一场,住进了医院。陈红利又找上门,催着要她借10万元以解“燃眉之急”。躺在病床上的张克莎摘下身上所有的金银首饰,连同存折上最后一点存款,凑足6万元交给了她,然后绝望地说:“我已经被你掏空了,你再不放过我,我的命都难保了!”

病愈出院后,张克莎身心疲惫地回到家中。此时,赵先生身体每况愈下,生意也一落千丈,生活陷入困境。望着丈夫越来越苍老的脸,她抑制不住心头的愧疚:我今生欠他的太多太多!

1995年,张克莎彻底结束了与阿山的那段婚外恋情后,香港又成了她伤心和恐惧之地。她害怕旧梦重温,更害怕再遭敲诈,只好无奈地告别丈夫,黯然登上台湾的飞机。

## ▶ 隔海守望,我的旷世婚恋凝成女人梦 ◀

一切又得从头开始。

刚到台湾,孤身一人的张克莎不得不到歌厅当舞女,凭着自己的美貌和高雅气质,她很快站住了脚跟,但仍要省吃俭用才能寄回一笔钱给在大陆的丈夫。为了不让他担心,她每次还要硬气的说,一切都顺利。

1997年,在一些朋友的鼓励下,张克莎在高雄市参加了一场选美比赛。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,她竟然一路过关斩将,打入了总决赛。最后因为一道答题带有“政治”色彩——“如果台湾不独立,我会在台湾生活得比较安定。”得罪了某些评委而被除名。但她一下子成了“台湾的宫雪花”“亚洲第一美人”。一些大款倾慕她的美貌,愿意花巨资与她共度良宵,甚至长期包养她,都被她严词拒绝。她不想单凭自己的美貌吃饭,更不愿当花瓶或金丝鸟。从舞厅退出来后,她在高雄投资开办了一家中等规模的饭店,专门经营大陆菜。此时,不少“大陆新娘”来和她亲近,她再一次开始担心有人知道她的“老底”。

生意渐渐红火起来,丈夫的身体却让张克莎越来越牵挂。从1997年开始,她每月按时寄回3000元港币,供丈夫生活和治病之用。每隔两三天,张克莎就要打电话询问他的身状况。如果丈夫病情特别严重,接到电话第二天,她就会赶回大陆探望。但每次都会遭到丈夫的“责怪”：“我没事！你工作要紧,回来一次要花好多钱啊！”

2002年2月,赵先生病情忽然恶化。保姆慌忙打来电话说:赵先生这次恐怕会不行了!下午接到电话,张克莎就与机场联系,但当天已经没有去大陆的航班。晚上,她清理好行李,坐在沙发上回忆十多年来与丈夫生活的点点滴滴,眼泪禁不住往外流:“如果没有他对我的帮助和那种宽厚的爱,我不可能有今天,甚至可能早就不在人世了……”她一夜未眠,盼着早点天亮,赶回去见丈夫一面,再吻他一次,告诉他那个隐瞒了18年的秘密。

第二天上午9点多钟,张克莎乘坐的头班飞机准时降落在香港国际机场。一下飞机,她就急着办理回内地的手续。这时,她才发现,临行前精神恍惚竟把回乡证丢在了高雄的住所,重新补办手续花去了半天时间。等她飞回广州,乘车赶到医院,已是晚上9点多钟。此时,赵先生已经永远合上了双眼,任她怎么



呼喊,再也没有回音。

在赵先生去世后,赵先生的一位亲属或许是想求证什么,故意对她说:“有一年,内地一家媒体曾以张莎莎为化名简单报道了你的变性经历,我看到这篇报道后问他:‘这个张莎莎好像就是你老婆张克莎?’他一笑置之:‘是也好,不是也好,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,没有必要去追究了!’”张克莎听完不禁泪流满面。

2003年3月24日张克莎来到本刊编辑部接受采访。她一头飘逸的秀发、一双柔情的眼睛、一身高贵的气质,美丽得令男人心动,让女人嫉妒。

张克莎胸前总是挂着一个大大的十字架。她坦诚地告诉记者,这些年她虽然赚了一些钱,但大多花在支付丈夫的生活费和来往的路费上了,如今她几乎一无所有。“不过,我的经历应该是一笔取之不尽的财富!每次经历险恶和痛苦,我都是想,过了这道关口,我的人生境界就会上一个档次,离我的女人梦更近了一步。二十年来总是不停的逃,从长沙逃到香港,又从香港逃到台湾。我不会再躲、再跑了。经历了这么多事,现在我的心境越来越坦然和淡泊。缘分可遇不可求,希望今生我还能遇上像赵先生那样的好人。其实,我的女人梦还没做完,如果未来几年无子宫怀孕能成为可能,我会体验一次生孩子的感受。只有生下自己的孩子,做女人才算完整。”

谈及在台湾的生活,张克莎说:“在台湾,我想得最多的是,我做变性并没有错,错的是世俗的偏见。因为我过去把变性当作隐私,才被陈红利不明不白地敲去了几十万,现在想着真是太冤!为了不再有人拿变性来威胁我,我只好主动出击,将我的这段充满隐痛与喜悦的历史告诉媒体。”

谈及社会对变性应持的态度,张克莎说:“如果不做变性手术,我活不到今天。尽管我逃了十多年才回到长沙,但我对自己的选择没有丝毫的后悔。想做